

中国艺术大师

Greatest Master In Chinese Art

黄宾虹

Huang Binhong

许宏泉 / 著 河北美术出版社



艺术大师
Greatest Master In Chinese Art

黄宾虹

Huang Binhong

许宏泉 / 著 河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艺术大师, 黄宾虹 / 许宏泉著. — 石家庄: 河北美术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5310-3354-7

I. 中… II. 许… III. 黄宾虹 (1865~1955) — 中国画 — 鉴赏 IV. J205 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70569号

责任编辑 王素芝
特约编辑 康 丽
装帧设计 北京梓耘书舫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出 品 北京梓耘书舫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2号8号楼905, 邮编 100101)

中国艺术大师——黄宾虹

许宏泉 著

出版发行 河北美术出版社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邮编 050071)

印 制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8

印 张 37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ntents 目录

冰上鸿飞·百年孤独

——黄宾虹生平学行 3

在金华、歙县、扬州 (1865~1907)	3
沪上 (1909~1937)	12
在北平 (1937~1948)	34
暮年在杭州 (1948~1955)	37

静参内美·达变新生

——黄宾虹的艺术思想和绘画历程 51

幼虫期·根在新安	52
从学西溪汪氏	52
邂逅陈崇光	82
拜师郑雪湖	84
成虫与做蛹 (50岁以后)·探究画史 师法造化	85
竹北簃	89
故宫审画录及其他	90
水墨丹青总相宜	101
南归·一片江南	103
新安梦寻	110
化蝶·壬辰之变	111
白宾虹与黑宾虹	114

艺术思想 117

画史重评	117
宋元鼎盛	119
五代·宋	120
元代	122
明清兴衰	124

难得知己	126
------	-----

黄学研究 169

士夫与文人末流	169
美学思想	174
内美	175
写生与写心	177
笔法	187
太极笔法与弧三角	198
钩古画法	219
墨法	221
章法	225
月移壁与雨淋墙头	228

花草精神 231

略有风情 绝无烟火	
——黄宾虹花鸟画读后札记	257

金石·篆刻 261

书法	261
藏印	262
治印	265

关于黄宾虹作品鉴定 267

黄宾虹年表 273





冰上鸿飞·百年孤独

——黄宾虹生平学行

在金华、歙县、扬州（1865～19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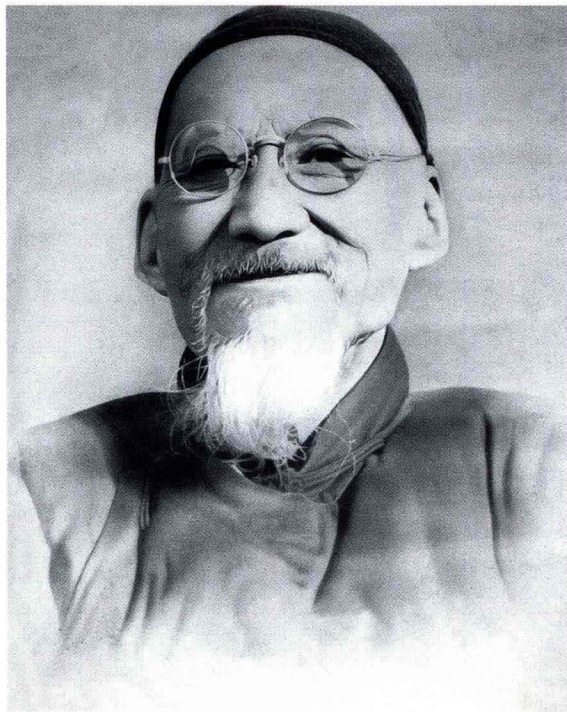
诞生金华

1865年1月27日子时，在浙江金华城西的铁头岭，35岁的徽州商人黄定华喜得贵子，他就是后来的黄宾虹。初名元吉，字朴存，亦作朴丞，后名质。黄宾虹在他的《九十自述》中称，“余诞生于同治三年之冬，实乙丑正月朔，距立春尚先十余日，应增一岁计也。”此说因同治三年是甲子年，闰十月，他出生时虽是乙丑年，但按旧习还没到立春日，所以算上一年，即阴历1864年农历的十二月初七，即：甲子年丁丑月丙寅日戊子时。

黄宾虹祖籍安徽歙县，世居潭渡村。潭渡村位于徽州郡城歙县西南，丰乐溪从黄山南麓而下，山水环抱，田舍相连，南望岩寺，西邻唐模，乃徽州文人荟萃之地。

据《潭渡黄氏先德录》记载，黄宾虹的祖上在东汉末年居住在湖北武昌，由新安一位世祖黄积在晋元帝时迁居歙县。唐朝时，族中一个名叫黄璋的先人，迁居至潭渡村。黄氏家族本是当地的殷实大户，由于社会动荡，家道衰败。黄宾虹的父亲黄定华，号鞠如，清太学生，气志不凡，在兄弟五人中，排行老三。14岁时迫于生计，随父亲黄德涵和弟兄同往浙江金华学做生意。

1858年，太平军攻打杭州，战乱使得皖、浙交通受阻，黄定华为使亲人们不至于在战火中分散，把母亲和家人都接来金华南乡的里郑，从此侨居金华。黄定华前妻早逝，续娶当地女方氏为妻，生下黄宾虹后，又连生六个孩子，三男三女。两地故乡对黄宾虹的一生及艺术影响都颇大：徽州是他心中的故土和精神家园；父亲更为童年的他营造了徽州小环境，他生长在金华，日后却是徽州口音。金华、徽州两乡都是当时江南文化鼎盛之地。自幼生长在浙江富庶文明之地，幼承金华名儒教诲，受“浙东学派”思想濡染，使黄宾虹日后形成务实而避俗的气质。而歙县、金华山水秀丽，又都是绘画昌盛之地，



黄宾虹像

这也可以印证黄宾虹为何选择了山水画。

黄定华为人大方，乐善好施，心口如一，在商人口碑很好，加上当时金华的经济活跃，逐渐成为有影响的商人。他私下喜欢书画诗文，便有意培养儿子黄宾虹，指望他以仕上进，重振家风。黄宾虹的祖上乃是书香世家，明清两代，出过不少文人墨客。曾祖黄碧峰精音律，擅丹青，歙县潭渡村七里头山麓圣僧庵里，就有他的壁画。明末祖族黄白山，著有《一木堂诗稿》十二卷，《杜诗说》十二卷。白山之子黄吕，更是诗书画印皆通的才子。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致使黄定华要培养黄宾虹，那就是由于徽州地处皖南，黄山白岳，渐水练江，造物主的奇妙恩惠，是养育诗人画家之乡邦，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自晋末到唐代中期，因“五胡之乱”，中原南迁甚众，皖南的大户望族增多，唐代后期至宋代末，受“安史之乱”和“黄巢事变”的影响，众多大家族和流民又蜂拥至安徽，他们不仅带来了不同的思潮、技术，也带来中原的“儒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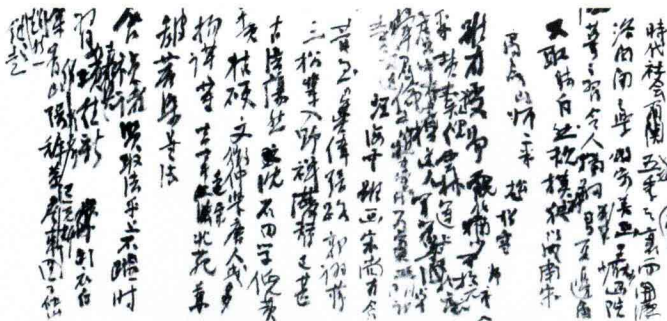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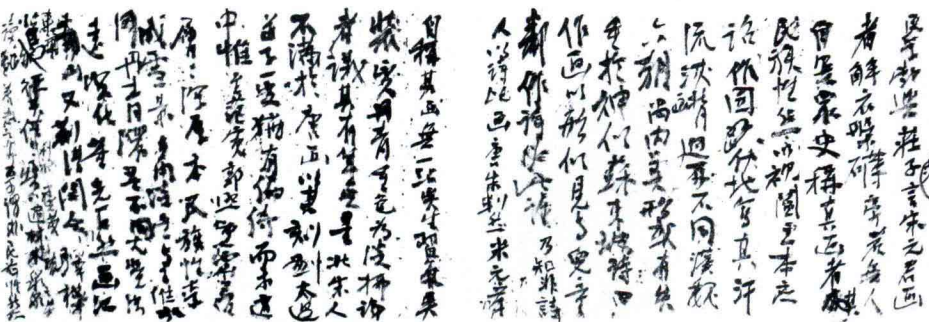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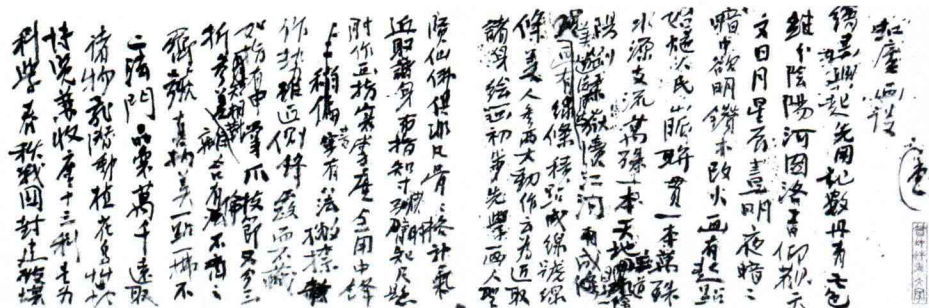
这些望族仍保留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重视文化，崇尚门第，好学之风在此流传，以贾养文的“儒贾”风范形成传统。只要生活过得去，他们都希望自家子孙学习诗文书画，期待他日改变门风，黄定华自然受其影响。

发蒙艺事

黄宾虹3岁受庭训，即以早慧为长辈所喜。4岁时，父亲课其画梅竹，黄宾虹便表现出了非凡的天赋。父亲非常开心，断言儿子有悟性，可以习画。从此亲自督教，正式课其识字学文，并请邵赋清为他讲“六书”。他对中国文字点线构成的“形”的特点、形与意义的联系尤为敏感。一次，他指着“掌”字问父亲，父亲尚担心此字笔画太多，儿子很难记住，黄宾虹却由“掌”的偏旁是手，说这字一定和手有关。父亲惊喜，遂为其讲授《说文解字》。黄宾虹的绘画由恪守汉字空间法则和书画相通的原理，进入雅正之道，跟他的天性不无关系。家族的遗传和良好的启蒙教育，开启了黄宾虹先天的慧性，也开阔着他的思想和眼界，加上他的好学多问，凡事都有着童稚的好奇。课余，大凡见到古人的书画，必定会用心观览，并追问其中的道理和技法。

黄定华的友人倪逸甫，才华横溢，诗画方面颇有造诣，在金华一带名气不小，为人却傲气。此人每次作画前，先把宣纸贴在墙上反复观看，三月之后才动笔。故有人说其“道士气”太重。黄宾虹问父亲原因，黄定华却说：“你可知道王勃作诗常打腹稿？古人作文章书画，贵在胸有成竹，不可草率而行。”黄宾虹领会其中的深意。几次向倪先生请益画法，倪见他年龄太小，并不理会，后被黄宾虹的诚挚感动，乃告之，要学画，先究书法。黄宾虹写了一个“大”字，倪将纸翻过来，“大”字透到纸背只有三个墨点，一看就说是用力不均所致，并一再叮嘱，“作画当如作书法，笔笔宜分明，方不致为画匠也。”这位先生的话影响了黄宾虹的一生，为他日后的“画中有书，书中有画”画学正脉播下了种子。从此，黄宾虹便开始研究书法，琢磨书画之间的途径。家中的碑碣拓片，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王羲之的法帖，都成了他学习的范本。

黄宾虹7岁时，已识字千余，8岁时，黄定华



请一位程姓先生，教授经、史、子、集，学作八股文，兼习诗词。

10岁那年，黄宾虹第一次出远门，来到省城杭州。吴山之奇，西子之秀，“天堂”景物让他目不暇接，兴奋之余，拿出手册对景写生。西湖在他少年的记忆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晚年选择定居湖畔，大约也和此时结下的山水缘分有关吧。

11岁，黄宾虹接触父亲所藏汪启淑的《飞鸿堂印谱》及邓石如、丁敬等的印谱，开始临刻邓石如的篆刻十多方。黄定华喜其好学和独立意识。当然，为了让儿子步入仕途，黄定华一刻也没让他耽搁庭训功课。

回到新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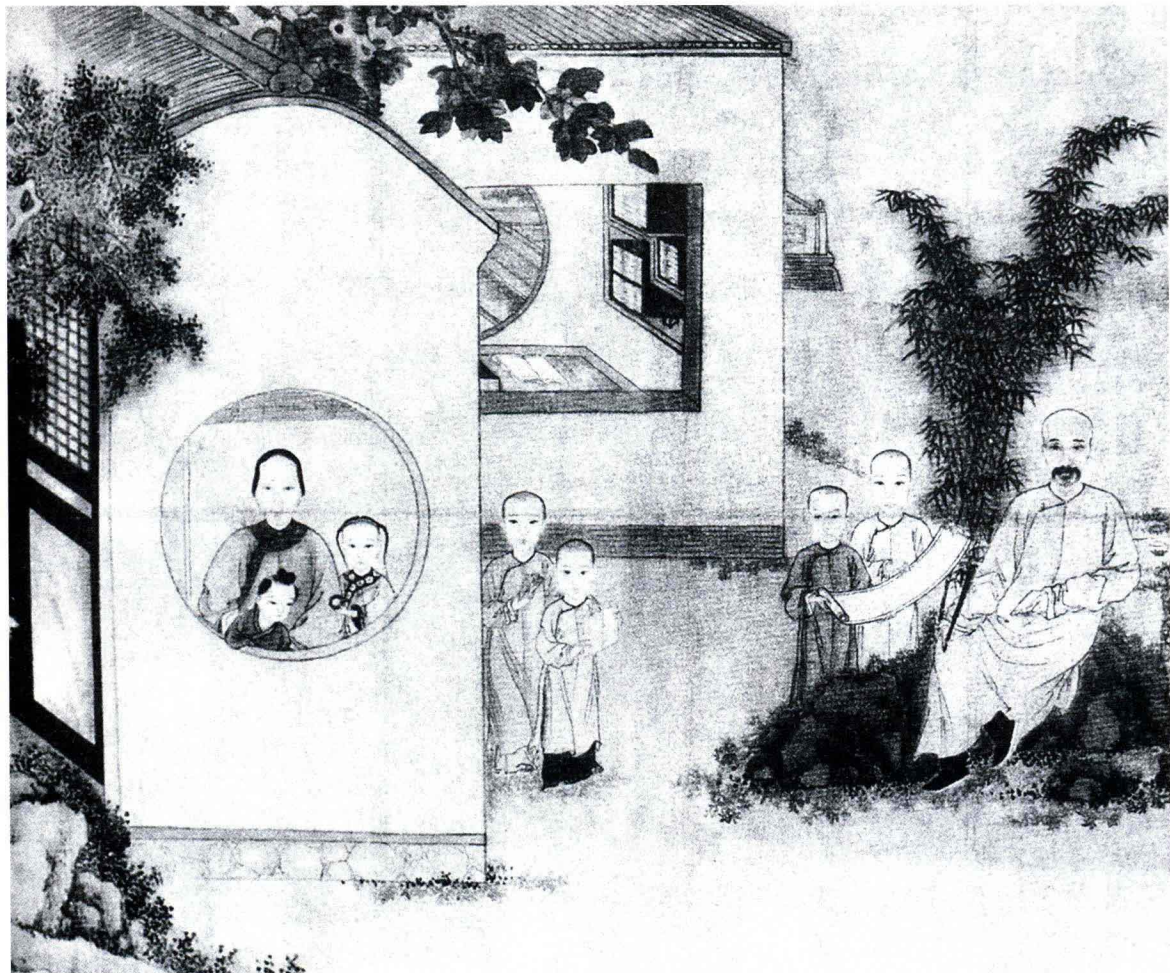
13岁那年，黄宾虹回原籍歙县应考童子试，结果榜上无名，为此他很难过。不过，初次回到家乡，新奇和喜悦却给了他不少安慰。歙县居徽州中部，皖、浙交界，潭渡村离县城仅10华里，丰乐溪、练水、浙江汇流入新安江，接连着他的两个故乡，水陆交

虹庐画谈



青山过雨浓 纸本
164cm×47cm 1904 年
安徽省博物馆藏

《青山过雨浓》写匡庐之景，崖壑森然，云树分明，是其早年丘壑造化偏差“写实”的作品。



陈春帆作《家庆图》，
右起第二人为黄宾虹

黄宾虹 92 岁
作《黄山汤口》（右页图）

通便利，此后他常来往于歙县与金华之间。歙县山川灵秀、人文斐然，更是明清之际“新安画派”的发祥地。潭渡村环境幽美，生活安宁，人文精神纯正，自然与文化传统的潜移默化，成为他学术和艺术成长的丰足养分，诚所谓钟灵毓秀。尤其能于许多族人家里看到所藏金石书画真迹，如浙江、查士标、石溪、石涛、董其昌等人的作品，他都一一仰观。“新安画派”是清初画史上的一道奇观，其主要成员都是明末遗民，入清不仕，坚守民族气节，画中多表现出萧疏清逸之境，用笔不多，惜墨如金，讲究意境，把看似“逃世”却是真切的浩然气质深楔于笔墨中，个性与内质体现禅意与道品，“新安画派”对黄宾虹影响由此而恒远，他日孜孜的“重内美”可谓新安遗意。其时，董玄宰、查二瞻的画临习最久，或谓黄宾虹作品有“白宾虹”者与他早年倾心新安清逸画风不无相关。

黄宾虹 16 岁那年，父亲 50 寿诞，特地请来义乌籍的画师陈春帆，为全家画了一幅《家庆图》，画中父母居中端坐，兄弟四人和两妹侍立左

右，形貌逼真，充满祥和气氛。黄宾虹在《九十杂述》中称此画：“纯粹中国勾勒笔法，设色浓厚。”从画中也可以看到黄家生活的富足安康。这幅画为黄氏全家喜爱，也成了黄宾虹篋底的长物，珍藏一生。后来，父亲请陈春帆作为黄宾虹的老师，这是黄宾虹第一次正式拜师学画。虽然从小就喜欢摹写古人画迹，倪逸甫授之“作画当如作字法”的画诀，但黄定华认定绘画须有一个师徒授受的过程。黄宾虹在职业画师陈春帆的指授下，将中国画状物、写真、造境的基本方法，系统地打了一个底。从此习书作画更为精进，遂在金华已小有画名。关于陈春帆，黄宾虹在后来的《虹庐画谈》中论其“写真不让曾鲸、禹之鼎”。曾、禹是明清写真大家，以二人比之乃师，恐怕非止学生私言，亦是黄宾虹一贯的艺术主张：重视画史“名不见经传”的高手。黄宾虹后来虽不以人物写真见称，但从其少量传世人物画及其山水中作为点景的高士村夫可以看到他当年的“童子功”之板扎。此时他还游历了金华和附近的浙闽山水。黄宾虹



游览金华北山，见山形远看如覆釜、平缓少起伏，近看却丘壑极多、幽藏其中。后来他看见宋画中的山之阴面，就联想到此次所见，认为宋画很有天趣。游历永康时，见方岩上下俱方，重叠如贯钱，他认为不到此地不知自然之奇，91岁时作《方岩悬溜》，实为怀念这次少年之游。

光绪九年，20岁的黄宾虹又有机会出走金华，重返徽州应岁试，却又一次名落孙山。他和父亲都受到打击。黄宾虹暂时回到潭渡村。潭渡村前有一条河，河上有座建于乾隆年代的古桥，桥南丰溪之滨曾有“滨虹亭”，后已毁，黄朴存因亭而易名“滨虹”，也表达他对家乡一种朴素的情感。（黄宾虹自称：环村居旧建滨虹亭，最著胜，因号滨虹。）黄宾虹的族祖凤云山曾画过《潭渡八景画册》，潭渡一带景色，历历在目。此时，黄宾虹初萌放弃科举仕途，潜心书画之愿。他一边发奋读书，并开始系统地研究明代沈石田、董其昌和清初新安画家作品，探究画理，求其精神内质。从董其

昌的《画禅室随笔》，笪重光的《书筏》、《画筌》，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以理论契入实践，拒绝“野狐禅”与“甜俗”，力求笔力遒劲沉稳，画意蕴藉之境。并对古文字产生兴趣，参悟“书画同源”或“书画用笔同法”妙旨。这一年，朋友赠他一张周代的《师寰簋》拓片，深爱之极，将其装成折子，随身囊携，先后临摹了十几年。其间，适徽学宗师汪宗沂在歙县紫阳书院设坛讲学，汪宗沂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国学大家，曾做过李鸿章的幕僚，辞官返乡后在徽收徒讲学，门生云集，黄宾虹征得父亲同意，1891年，成为他的学生。

在紫阳书院，黄宾虹专注地学习了经、史、诗、文及宋明理学、乾嘉朴学。汪宗沂不仅国学精深，对金石书画也颇有研究，时常讲到邓石如的金石篆刻和包世臣的《安吴四种》、《艺舟双楫》等著述，邓石如的“书画疏处可走马，密处不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等观点，使其深受启迪，黄宾虹潜心徽学，尤其是皖派金石篆刻，并收藏古玺印，奠定了有助绘画的金石朴学根基。

在紫阳书院黄宾虹遇到同学许承尧，许承尧精诗擅书，对金石书画有精辟见解，对歙县当地人的收藏文物了如指掌，两人常各抒己见，结下深厚的友谊。

仕考失意，黄宾虹初游黄山，寄情山水，领略了黄山奇秀之美。他自言一生“九上黄山”，其实他很长时间与黄山相邻而居，常和朋友或独自骑马、乘竹轿去黄山山中，“九”或是指次数之多罢了。黄宾虹一直自称“黄山宾虹”，直至晚年仍多有写黄山的画作，如《黄山图》、《黄山白岳》等画，并刻印“黄山山中人”“家在黄山白岳间”，又尝称“老且病，不能拔身归黄山为恨”。对黄山自然之钟情，亦流露他对新安前贤之景仰，写于1955年的《黄山汤口》是他忆写黄山的最后一幅绝笔。

初涉制墨

23岁，黄宾虹由扬州回歙，应试获取，补禀贡生。易名质。又奉父母之命，娶洪氏四果为妻。洪是洪坑洪荃臣长女，当年在歙应试同年之洪秋潭如今成了他的内兄。

此间数年，国内民族工商业受到国外列强的冲击，纷纷破产，黄定华也没能逃过此劫。1889年灾情泛滥，为避免全盘皆溃，他让一个儿子去一家



疏林淡山 纸本
125cm×48cm 1908年
浙江省博物馆藏

疏林、茅亭、孤舟、远岫，全是云林画中意境。师法元人，是新安传统，黄氏早年，自然会受其影响，而画中用笔亦能悉心体味仙迂生辣之境，墨法却深得查二瞻法。



临倪云林山水 纸本
116.5cm×42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歙县故居（左图）



滨虹桥（右图）

四十岁左右的黄宾虹（右页图）

染坊当学徒，将一个女儿嫁出去，变卖了一些家产，带着全家溯流而上，悄然返回歙县，定居潭渡村。多年后，黄宾虹购买了怀德堂，在侧院开辟画室，名“虹庐”。后院侧房是他研究古印的“冰上鸿飞馆”。

家境陷入经济的尴尬之中，黄定华在潭渡村的日子，以作画、练字打发时光，心中却无时无刻不想着商业的契机降临。这日，黄定华看着砚池中的墨汁发愣，忽然拍案惊道：“有了。”他对黄宾虹如此这般地一说，黄宾虹也连连称好。父子俩说行就行，意欲制造出上好的徽墨来。一是徽墨以品牌名世，二则制墨为中国传统，不用担心受洋货的冲击了。安徽的曹素功、胡开文制墨享有声名，但是光绪年间，墨商们采用进口西烟，墨质下降，对于书画表达效果有很大的影响。时人更以作书画无好墨而遗憾。黄宾虹爱用同治年间的“五石顶烟”墨，一生选墨极为讲究，由此他欲与父亲重振墨业，他们精选烟料，设计墨坊，并参与制墨的各道工序，因其对墨质性能都较精通，可谓从“实用”出发。造墨烧制松烟的松树，黄山山麓满山遍野，原材料很方便，请来的技师曾在曹素功墨庄做过。一切都很顺利。黄宾虹父子在墨业上寄予厚望，齐心协力。虽然墨业经营此时不算上好，但他们参以“易水法”制墨，产出的“乌玉”“漆光”“玄烟”“黝久”等圆柱形、方形墨锭，合称“中流砥柱”集锦墨，质量好且实用，深受好评。黄宾虹一家在这里平静而充实地生活工作，外面时局动荡，似乎没影响到这古老的山村。

及至1891年4月，他们请来的制墨师傅莫明其妙地失踪了。黄家人乱成一团，经细查，也没任

何东西丢失。一家人心稍安。没料到不久后，传来了“哥老会”暴乱的消息，江苏丹阳、安徽芜湖、湖北武汉的耶稣教士和当地“哥老会”成员发生冲突，朝廷乃采取镇压手段，对起义人员进行镇压，四处追捕“哥老会”成员，黄家做梦都没想到，灾难已经潜伏他们家中。原来来自芜湖的制墨师傅，是“哥老会”中的一员，因烧教堂已经被捕，省里公差从天而降，带走了黄宾虹。黄定华把家里藏的一件汉代玉佩，托人送给巡抚沈秉成，沈秉成收下玉佩，又知道了黄宾虹是汪宗沂的学生，巡抚与汪是熟人，几经周折，黄宾虹始得释放。

这事在黄宾虹的内心留下了至深的阴影，后来情绪一度低落，在苦闷中思考自己的未来，最后决定到扬州，那里是文人墨客的汇集之地，又有黄氏族人在那里营生，希望有个照应。

游学生涯

黄宾虹只身再往扬州，踏上了游学兼求业之路，希图结交师友，扩充见闻，或者更希望有合适的位置来安身立命。于是投奔任盐运使的徽籍亲戚何芷舫，谋得“录事”一职。何芷舫得知黄宾虹善书画之道，出示家中藏品，供其观览，还将当地收藏家程尚斋介绍给黄宾虹。程家所藏元四家和明四家真迹，使黄宾虹大开眼界。在扬州，让黄宾虹心仪的花鸟画家并非扬州八怪，却是金石家吴让之和“民间画师”陈崇光。二人的笔法古拙圆健，又不失水墨淋漓韵致。尤其陈崇光的写意山水花鸟，笔古韵厚，全从草篆中流出，于“六法”外更见自然生趣，令黄宾虹折服之至。但这时陈崇光已经狂疾在身。他与妻子朱氏，两人情感极好，但妻子不久难产而



逝。陈又娶其妹，二人心亦相印，可不久其又得痴狂之疾，连丈夫都不认得，崇光一旦靠近，必被叱骂，几年后也离开人世。陈崇光由此心情颓丧，精神上备受打击，不久也精神失常，常在街市上狂奔，衣衫不整，发长如囚，嘴出语却难辨。而重要的是，黄宾虹在陈崇光貌似“粗头乱服，不修边幅”的作品中，看到实则藏着内美。同时具体印证了“作画当如作字法，笔笔宜分明”的美学追求。

黄宾虹极想倾听陈崇光的教诲，却未能见，有一次他在一家裱画铺中赏画，一位蓬头垢面的老人推门而入，对着画指手画脚，语言混乱难辨，店里的伙计对他都很客气，老人在店里疾转一圈，又跑了出去。当黄宾虹得知这便是陈崇光后，心中甚为遗憾。从此他悉心观读陈崇光的作品，在其中领会“一笔三折”“画中有诗”不落俗格的风骨。对陈崇光的景仰，深深影响着年轻的黄宾虹的画风和审美逸趣，特别是陈的水墨渗渍的墨韵，黄宾虹因此而印证宋人“渍墨法”并执著于此探究一生。

数月以后，黄宾虹离别扬州。这个生性温厚内敛的徽商之子，待人谦和，处世务实，不喜张扬，但他又绝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从他晚年的记述中可知，他游学江淮、安徽的十年间，辗转于南方各书院，结交儒士学者，尤其是眼见 19 世纪末凋弊

的民生、外来的侵扰威胁，内心滋长起忧世愤俗、悲天悯人的士大夫情怀。这种胸襟怀抱，自然与所谓的官商“录事”之职格格不入。不仅如此，末世之际的扬州画坛，虽仍有七百余画师云集谋生，而浮俗粗率之景况，他也只能冷眼相看。

黄宾虹辗转至南京，寄居安徽会馆，其间谒访名胜古迹，秦淮河、夫子庙、玄武湖、乌衣巷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还多次专程去钟山脚下凭吊明陵，或去清凉山访谒画家龚贤故居。在会馆，黄宾虹结识了来自贵池的画家刘恭甫，他曾给黄宾虹画过一幅扇面，二人很投缘，常在一起谈书论画，分别时，刘恭甫将所藏王概兄弟的画册送其纪念。

在扬州期间，由于黄宾虹的母亲已不适歙县的乡村生活，再次回到金华，妻子洪氏同行，直到父亲去世回乡守礼，这 10 年间他频繁来往于歙县、杭州、金华、南京、扬州间，因逢战乱，一些纨绔子弟不事生产，只得将家里的藏品出让度日，由于不识真假和贵贱，随意出售，黄宾虹趁机收购上百件藏品，都是元明真迹。这年春天黄宾虹由新安江入富春江，舟行江上，两岸烟峦绿树、赭山翠竹，仿佛青绿、浅绛山水，成为他记忆中抹不去的印象，晚年画作仍时时呈现。这里是黄公望写《富春山居图》的地方，黄宾虹还常将行篋里的古人真迹拿来印证真山实水。这一个个的寂寞客游都指向、积累成以后绘画上的大成。

黄宾虹在赴扬途中，又绕道安庆，拜访了书画家郑雪湖。黄宾虹对郑雪湖早已闻名。郑与黄家是旧交，黄宾虹拿出自己的作品，向八十多岁的郑雪湖讨教。郑雪湖的山水画笔意苍厚、坚凝，兼呈静雅韵致。他看了黄宾虹的画，说出了六个字“实处易，虚处难”，这六个字对黄宾虹三十年以后重新认识传统画学至关重要，尽管闻道之初的他还没悟得六字画诀中蕴藏的中国画的哲理精神，之后在他长达十余年间仍徘徊于构图学章法层面的研究，后来他终于渐悟“虚实”大旨。黄宾虹 1953 年在“与弟子顾飞论画长札”手书中，有关扬州游学部分提到老子的“知白守黑”及韩非子的“虚处皆成龙蛇”，与郑雪湖的“实处易，虚处难”可谓一脉相承。

投身时事

黄宾虹回家两年后，父亲因病去世，结束了

也他他人有作作隨心亦宜分似於
先生惟稿裝古得千言之元費人其
不著周生中事又何位帝
不知以信信有外道道法所
權存先生送安才陳獨秀
用其收稿已裝不其期信有外道
十月七日

先生傳許餘用印主介其著手原稿
由不選實錄文其未並裝者不其大其
小於裝以換而一稿今其數家其年其
行行為信安其年其其不其其刀而殺
上海國粹學報社印



他64岁的人生旅途。按旧俗，守孝三年不能外出。黄宾虹在守孝期间，除了读《礼记》，每日作画习字，熟读族中先祖们的作品，收集先辈们的事迹典故，为将来著书立说做足准备。游学时因受维新思想影响，曾致函康有为、梁启超，认为“政事不图革新，国家将有灭亡之祸”。1895年夏，他在安徽贵池见到了谭嗣同。这两个同年生人，虽只是一次彻夜长谈，却肝胆相照；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被杀，黄宾虹倍感悲痛，于挽诗中写到：“千年蒿里颂，不愧道中人！”

1898年，黄宾虹招集乡民教练拳术，名为增强体质，实际欲起兵兴国。正当他们练兵振奋之际，传来了“戊戌维新”失败，“六君子”被杀的消息。次年春，黄宾虹也因“维新派同谋者”的罪名被告发。幸好他事前得到消息，遁身出逃，到年冬才悄然返回歙县。

1900年，黄宾虹意欲北上远游，恰逢“庚子之乱”，只得怅然返乡。自此在家乡一呆就是八年。这次的“隐居”是他绘画生涯重要的积累过程，钻研金石书画，读山看水，胸寓丘壑，化入笔墨。后来他在《八十自序》中说：“频年收获之利，计所得金，尽已购古今金石、书画，细心研究，考其优劣，无一日之间断；寒暑皆住楼，不与世俗往来……”

1904年，黄宾虹任教安徽公学，与陈独秀等革命人士结识。不久回歙县任教第一所新式中学“新安中学堂”，数月后任管理，为乡人谋福利，1905年底因故与监学鲍振炳失和，辞去职务。

1906年，“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呼声高涨，各地组织革命社团，黄宾虹与许承尧、

陈去病、汪律本、江纬等人成立“黄社”，取黄宗羲“非君论”之意，和同盟会民族民主主张相仿。他还给上海的《国粹学报》撰稿，和《国粹》学人邓实、黄节、章太炎、刘师培等声气相通。是年冬天，为了筹备革命党人的活动经费，黄宾虹承担私铸钱币的任务，他陆续从外地运来铸造机，从山东请来造币师傅。第二年，在黄宅“怀德堂”后院建炉，成功地铸成了铜币。结果被人告发，官府下令逮捕，黄宾虹从内线得知消息，连夜拆掉机器埋葬，遣散工人。黄宾虹逃过此劫难，再次悄然隐身故里，埋头著述，继续写作《叙摹印》、《叙村居》、《叙造墨》的同时，开始整理画论著述，其成果收入《学画散记》。

沪上（1909～1937）

编辑报刊

46岁是黄宾虹一生的“分水岭”，遭际人生劫难，成为他出走新安的契机。而因上海已成为经济文化重镇，加之邓实等友人的呼召，他选择了上海，自此而开始寻求他后半生的生命意义。

1909年应邓实之邀在上海与其和黄节创办了神州国光社，与蔡守共同从事征稿、鉴定、编辑、印制事务。参加南社，成为最早的17名成员之一；主编《国粹学报》、《真相画报》，并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宾虹论画》，文章内容广博，将书画源流派别和历代名家画论条目都作以精到的阐释，着重强调了书法对绘画不可忽视的要义。同时也参加商务印书馆，与章太炎、蔡元培、康有为、

1916年，应康有为之聘，曾任《国是报》编辑。黄宾虹为《国是报》约稿，书致陈独秀，这是陈独秀的复函。（左图）

上海国学保存会印发的《国粹学报》与《古学汇刊》（右图）

宋若婴小影（右页图）



罗振玉、王国维、刘师培、沈曾植、柳亚子等人交往，成为近代史、新文化史、美术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期间，黄宾虹收集了上千枚古印章，出版了《宾虹集古印谱》，与朋友宣哲组织了“贞社”，汇集书画金石鉴赏家，并邀请了《国粹学报》社旧友参加，在上海四明银行租下二楼为社址，以接待各地来沪学者。遂主编了《神州国光集》、《美术丛书》，较早提出美术的观念，开海上学风。他也是最早以铜版及珂罗版印刷介绍古画者。《美术丛书》最后合装为布面洋装21册，前后费时17年之久，内容包括金石书画、笔墨纸砚、碑帖、陶瓷、青铜、篆刻、印泥、词曲、鼻烟壶等，该丛书是在以陈独秀等“新派”人物全面否定传统文化艺术的情形下出版，对在当时的环境中意欲保存国粹，对民族文化的卫守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成为后来学习美术者的指南。

1912年，民国成立，共和伊始。继有袁世凯当国而时局骤变。时任安徽都督府的友人电请黄宾虹回皖在政府任职，他却表示无意从政，继续留在上海。这一抉择是有感于历代文人的隐逸命运，也是由其学人气质决定的。黄宾虹主动选择了自己的生命形态，取得了此后他在绘画和人生上最自由的生存状态。他一生可大致以此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半生做过乡绅、报人、出版工作者，参加过乡国的社会改良和民主革命；后半生从事

作画著述、美术教育，但张扬国学、启蒙救亡的主旨未变。

1915年，黄宾虹由于生活所迫，与洪夫人回潭渡，期望在家乡寻一生路，最终怅然而返。遂应康有为所邀，去《国是》报担任编辑，但此报的主张已经与社会潮流不合时宜，黄宾虹工作起来极为辛苦。他又开设古玩文物店“宙合斋”，但两年后就因亏损关闭。为增加一些收入，1916年黄宾虹开始卖画。上海自近代开埠，遂成“海上画派”、“集镇”。黄宾虹来沪时，“海上画坛”的领军人物是浙江安吉人吴昌硕，其金石书画影响甚巨。黄宾虹参加了“海上题襟馆”。他此时的画名未显，虽然他也以书法金石入画，但他偏重传统雅正的画风，和“海上画派”雅俗共赏的取向、审美情趣大相径庭，而追求晚熟、摹古不倦更使他与海上商业画风的格格不入。黄宾虹最推崇的海上画家是具有雅逸画风的嘉兴画家蒲华，而蒲华的现实遭际和他一样，也是迥异时流的。黄宾虹在上海凡所见元明古画，就精心临摹，他临摹时首先取意，勾勒轮廓，表现出极强的线条意识，自称“钩古画法”。50岁后他多游历山水，并始简笔“写生”，是“钩古笔法”的延续和变化。他的画和因因相陈一味摹古不同，更与时流取媚商业迥异，黄宾虹继承新安派明末遗民画家的雅正画风，折射出了超越现实纷乱的一缕清光，更试图以北宋绘画的深厚苍茫注入清雅却失之荒率明清画风之中。黄宾虹于是年秋天自订了《宾虹草堂山水画格》，他深知当时人们的喜好，能赏识他的人不会多，但他并没迁就时尚俗风，画作媚俗，所以他的作品卖价很低，处境可以想见。直至近世，更有“海上名家”仍谓之不会画画，只是一个出版家云云。

在上海，黄宾虹曾与多位欧美汉学家交往，切磋艺事。1918年，他“译著”了近万字的《新画训》。在这篇文章里，他以独特视角解读西方美术史，文言文里夹杂着外国画家的名字，体系的画史译述里更加入他比较中西绘画的感性认识和心得。后来很多人因此认为黄宾虹晚年的画和印象派异曲同工，在这篇文章中他已注意到马奈、莫奈等人。黄宾虹生平虽然坚持国画的“民族性”，他认为放弃国画神似特点而学西画写实是无知，他同样意识到中西